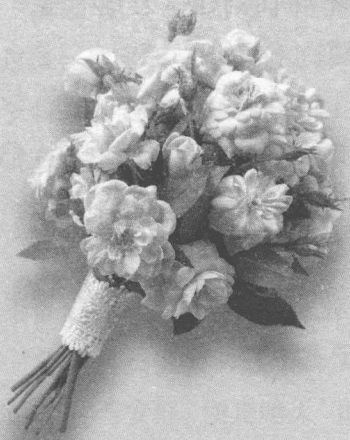


## 第一章 一出场就万众瞩目

这首歌她会，因为当初有人爱听，她特地学了唱给他听。每次唱的时候，他都会温柔地把她圈在怀里，然后告诉她：“爱你，是我做过的最勇敢的事。”





安好盯着显示屏，手里狂点猛敲，整理新生实际报到人数名单真是苦差事，眼睛干干涩涩的，好难受。办公桌上本来安安静静的手机突然一阵叫嚣，她来回活动了几下已经僵硬的脖子，苦着脸接了起来。

“安老师，你人呢？一大桌子人就等你了。”带着明显恼意的声音飘进安好的耳朵里，她握着手机的手止不住地一颤。

“院长？”她小心翼翼地问道。

“安老师，下午不是通知你晚上到国宾用餐吗？现在都几点了？”院长的声音被无线电波拉得又尖又长，“还不快来，菜都要凉了！”

嘟嘟的忙音传来，提醒安好对方已经收线了。她捏着手机使劲想了会儿，一拍脑袋直接从椅子上蹦了起来。

今天上午有个新生报到会，看着来送人的两辆黑色奥迪A6L，她本没在意。现在的学生家境好的不在少数，奔驰、宝马、



加长林肯屡见不鲜，她仍然如常地招呼着几个助理，引导其他学生办手续。等她忙了一圈，才惊觉学校里的领导几乎都到齐了，还有几个人居然亲自动手帮那孩子拿被子、提行李，模样有点滑稽，让她心下犯了阵嘀咕。

文新学院这一届新生工作由安好负责，她低着头，不禁暗暗祈祷，希望这个孩子不会落在她带的学院里。

老天果然喜欢跟人开玩笑，那孩子站在操场中间将各个学院的接待点看了个遍后，捏着红艳艳的录取通知书，一步一步朝她走来。

“老师，我来注册。”眉眼弯弯，笑得一脸灿烂。

“姓名？”安好抬眸，目光从她脸上掠过。对方长发黑眸，肤若凝脂，没有涂脂抹粉，清汤挂面的模样却也打眼，是个漂亮孩子。

“莫安琪。”女生从手里的文件袋中翻出一本簇新的学生证递了过来，这是缴完学费刚办好的。

安好接了过来，认真核对了她的证件，这才翻到末页，盖上刻着“已注册”三个字的鲜红印章，再将学生证还了回去。

“老师，您姓什么？”女生眨眨眼，突然就蹦到安好面前。

“安，叫我安老师就好。”安好放眼看去，跟在她身后的人差不多都散去了，只留了两个助理，一脸谨慎的模样。

“你就是负责我们这届新生的安好呀。”女生眼角弯得更厉害了，“‘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’的安好。”说完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将学生证扔进文件袋里，转身就走了。

一个助理见状赶忙跟了上去，另一个助理却走到安好跟前来，

先是点头道歉，之后的意思就是，今晚在国宾设宴，宴请学校几位领导，还有直接负责新生工作的老师，请务必赏脸出席云云。

又有新生过来报到，事情又多又杂，安好没时间推辞，只得点头答应下来。只是没想到，到了下午，因为新生名单的事情，忙起来就把吃饭忘得干干净净了。

她出了校门，拦了出租车，一路直奔国宾。其实，她最讨厌场面上的应酬，大家都客客气气的，要一直端着样子还吃不到啥，真该直接推掉。安好不禁懊恼地拢了拢被风吹乱的头发，抬头看向窗外。

华灯初上，车水马龙，中山路上还是一如既往地热闹。

被一路引导到走廊最里面的包厢，服务员刚敲完门，安好就等不及了，一把就推门进去了。

“来了来了，总算来了。”有人起身迎接。

“安老师，过来坐过来坐。”

……

这一出场就万众瞩目，安好战战兢兢地坐下，这才抬头打量四周。

该来的都来了，就是没看到上午的那个漂亮女生。校长坐在主位，旁边坐着一个不认识的人，眉峰挺拔，正在打量着她。

毕竟迟到是不对的，安好心虚地低下头，讪讪地摆弄着面前的碗筷。

“之前来的都认识过了，现在单独介绍一下，来来来，安老师，认识下安琪的小叔，莫先生。”校长热情地介绍起来。



“莫先生，这位便是负责照顾安琪的辅导员，安好，安老师。”校长接着将安好介绍给安琪的小叔。

男人点点头，算是打过了招呼，神色沉稳如水：“安琪要麻烦安老师了。今晚没带她来，不希望她有什么优越感。各位领导、老师以后费心了，莫怀远在这里先敬大家一杯，略表谢意。”说完，他端起面前的高脚杯，一饮而尽。

他的速度太快，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经放下酒杯，轻拍了几下手。门被推开，几个人各端着一只黑匣子走了进来。

“这是公司新出的纪念品，我给各位各准备了一份，希望大家喜欢。”话音一落，他便挥了挥手。

很快黑匣子就依次分到各人手中。安好捧在手里，实木的匣子很有分量。她认真地打量着匣子上的雕花，雕琢细腻，仿佛天生生成，越看越喜欢，不禁伸手一点一点慢慢触摸起来。

“莫先生真是太客气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敬莫先生一杯。”桌前的人都起了身，安好将匣子往包里一塞，也端酒起身。

“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的花朵真鲜艳，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，娃哈哈呀娃哈哈……”

椅脚移动的声音没能压下去嘹亮的手机铃声，众人面面相觑，安好头皮一阵发麻，掏出手机掐掉。

“新生刚报到完，事情比较多，教务办要名单，不急不急，大家继续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……”找了个还算说得过去的借口搪塞，其实是闺蜜梁洛来电，这家伙还真是会挑时间，害得她又一次成为焦点，还是不怎么光彩的焦点，回头一定跟她算账。

校长脸色明显一松，院长也满意地点点头，安好将手机调成



静音放回包里，重新举杯。

她只是这桌上的配角，看着大家你来我往喝得好不热闹，她就缩在桌前，慢悠悠地品尝着难得的大餐。不知为何，餐桌上的气氛一直不够热烈，可能是有些人故意压抑本性所致。同桌的女老师唤她一起去洗手间，她想着刚好给梁洛回电话，天晓得那丫头又出了什么问题。

包厢外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，偶尔有服务生穿行而过，园中人工溪水叮咚作响，一些小虫吱吱低鸣。九月中旬，已经过了立秋，夜风吹来，有些凉。

安好掏出手机拨号过去，很快电话就被接了起来。

“好好，晚上我去你那儿过夜。”还没等安好出声，梁洛便可怜兮兮地说道。

“我晚上要加班。”安好禁不住一声叹息。两个人是大学寝室的死党，毕业后都留在峪城，甚至可以说是相依为命。

“那我去教师公寓找你。”梁洛一点也没有放弃的意思。

“什么事，电话里不能说？”安好皱皱眉，梁洛一来就会拖着她不停地闲聊，肯定会影响她晚上给自己安排的工作。

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又有服务生经过。安好没上心，继续跟梁洛纠缠。

“说不清，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，晚上见面聊吧。”梁洛坚持。

“那行吧，事前说清楚，等我把手里的工作忙完了，再联络感情。”来可以，但是一定要遵守条件。



“好的，今晚我要抱着你睡。”梁洛在电话那头哈哈笑了起来。

“抱着我睡？行呀，你想抱就抱呗，我又不吃亏。没事我挂了。”说完，安好收了线，笑着深吸一口气。

莫怀远双手插在口袋里，神色淡漠地打量着眼前的背影。月色似水，斑斑驳驳地洒在她的身上，反射出一层朦胧的光，长发披肩，纯白色雪纺衫，衬得线条格外优美。她站得似近似远，好像近得触手可碰，又似远得遥不可及。

“安老师，进去吧。”身后响起了同事的轻唤，紧接着传来一声惊呼，“莫先生也出来了？！”

安好闻声回头，只见一抹俊逸的背影匆匆离去。

坐在高大的四脚椅上，安好抱着腿，认真打量自己的脚趾。指甲油掉了不少，得重新涂了，用的是透明的指甲油，虽然没什么颜色，好歹光脚穿凉鞋指甲亮亮的，看起来健康些。

“想好了没，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”梁洛面色已经不耐烦，这个家伙，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模样，好像就算天塌下来也有高个儿顶着，再大的事儿也轮不到她操心。

“我说了，随便。”安好无所谓地回应道。

要不，这次上个亮点的颜色？红色，太艳；黄色，太俗……算了，已经换季了，不穿袜子脚会凉，干脆啥也不涂了，不穿凉鞋换皮鞋，省事省心。

“我给你点提示吧，好消息是关于你的，坏消息是关于我的，你挑吧。”梁洛虽然气馁，却仍然不死心，一点一点引诱她。

“你确定关于我的消息是好消息？”安好狐疑地看向梁洛，





关于自己的生活，她一直认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。老天对她向来吝啬，赐完灾难后，剩下的就是平淡如水。

“齐楚舸回来了，对你来说算不算好消息？”梁洛被她那别扭的性子折磨得差点儿吐血，揉着太阳穴等着某人反应。

“哦。”心好像突然掉进了一片泥沼，她垂眼不让梁洛看出端倪。

“你怎么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？好好，你对他真的没有感情了吗？”若是没有感情，这几年，为什么齐楚舸的名字像个禁忌，只要谁提起，她就会情绪低落好长时间？

没有感情了吗？安好抿嘴，想当初分开的时候，她好像也这样问过他。

上大学的那个年纪，因爱生勇，爱到浓时天天黏在一起还嫌不够，什么问题落到眼前都不会是问题。她以为，只要坚持，就一定可以开花结果。

哪晓得三年的情爱，到头来，只是她一厢情愿罢了。不甘心如她，等了几天，终于在他宿舍门口堵到他。

“齐楚舸，我们不是说好一直走下去吗？为什么你突然要出国留学？你之前跟我一起提交留校申请都是做做样子的吗？你知道，我的功课不差，再努力一点，可以跟上你的，我们可以一起去，为什么你不同我商量一下？”

齐楚舸面色平静，就那么看着她，什么也不说。

有时候，什么也不说比什么都说更伤人。

“齐楚舸，你不爱我了吗？你对我，没有感情了吗？”

平静的面容似乎起了一丝波澜，仔细看，好像又没有。安好





第一次觉得手足无措，心很痛，像是有把很钝的刀子一下一下刺在她心尖上。

“安好，好聚好散吧。相爱一场，我不想到了最后，弄得彼此都太难堪。”他耸耸肩微微一笑，好像讲的是一件小事，根本不用太计较。

“好聚好散？好，我跟你好聚好散，你再跟聂冰双宿双飞直奔美利坚合众国，对不对？”她怒极反笑，男人原来都是这样，前一秒还说爱你爱到山无棱天地合，结果下一秒就可以牵着别的女人共赴云雨。

“齐楚舸，我如你所愿。”她甩着长长的马尾潇洒地掉头就走。最后的尊严，她决不允许任何人再践踏半点。抬头挺胸，给他一个骄傲的背影，她安好放得开。脚下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她死咬着唇，生怕一松口就会哭出声来。

“好好，想什么呢？”梁洛瞧着她眼神没了焦点，忍不住伸手在她脸前晃了晃。

“没想什么。”安好回过神，努力牵起嘴角，“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。”时间才是治疗伤口的良药，她需要时间，就如同当初，申请书批了下来，她紧紧捏在手里，硬是把眼泪咽了回去。地球少了谁都一样转，她不要当懦夫，她不怕每天待在熟悉的场景里，一个人凭吊死去的爱情会有多难过。当你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，你就有足够的力气去遗忘。

“那现在说说关于我的坏消息。”话题沉重影响心情，那就适可而止，梁洛岔开话题，“我失恋了。”



“如果我说见怪不怪了，你会不会揍我？”安好没有思索，张嘴说道，“你终于甩了陈辉，准备迎接新恋情了，恭喜呀！”

“没有同情心。”梁洛翻了翻白眼，“也没有爱心。”

“我对你这种花心的人，一直都是没心又没肺，你又不是今天才了解。”安好边笑边伸脚穿鞋，朝床边走去，“睡吧，明天新生开始军训，我得盯着。这么毒的太阳，这么高的温度，生不如死。”说完，她不禁哀叹一声。

“行，睡吧。”梁洛跟着起身，慢悠悠地爬上床，“跟你同住的那个女生，今晚不回来？都这么晚了，也没听到啥动静。”教师公寓是个两室一厅，安好跟外语学院的一位姓米的教学秘书同住。

“不知道，操你自己的心吧。”安好嚷道，转身背对她，“食不言寝不语，晚上东拉西扯半天了，睡觉！”

“睡就睡！”梁洛撇撇嘴，翻个身也拿背对着她。窗外明月当空，希望某人一夜好梦，不要失眠。

“教官好，教官好，教官辛苦了！”问好声一停，紧接着是三声有节奏的拍掌，啪啪啪，士气高昂，响彻云霄。

安好找了棵大树遮阳，担忧地盯着院里的几个队列方阵。今天第一天军训，上午气温还行，再加上新生对军训的新鲜感，都鼓足了劲，态度积极得不得了。只是下午这气温陡升，上午训练也耗费了不少体力。若是现在训练强度再加大，不晓得这些温室里的花朵能不能受得住。

校医拎着医药箱，不时在各个队列间走来走去。安好被他们



搅得心慌，干脆不再看，埋下头翻看手里的新生信息表。

果不其然，一个小时的站军姿再加上基本的齐步走训练后，新生们口号也不响了，个个像霜打的茄子，步伐凌乱。

教官决定拉会儿歌，让大家喘口气。

“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就是力量，这力量是铁，这力量是钢……”

安好越听心里越堵，生怕他们一个没换气，歌被他们唱进了肚子里——这哪里是在唱歌，明明是在哼哼。

她放下手里的东西，决定过去给他们打打气。

“安老师来了。”不晓得是谁嘀咕了一声，本来歪坐在地上的家伙们一个个挺直了背，特别是男生，赶紧坐端正了，再怎么着也不能让女老师看轻不是？

“估计安老师也听不下去你们那腔调了！军人，什么是军人？流汗流血不流泪，掉皮掉肉不掉队。看看你们，把军歌的气势全唱进自己肚子里了，丢不丢人啊？”喊了一上午口号的军官声音已经有些沙哑，虽然为人不苟言笑，说话却又不失风趣。

“那让安老师来一个，让我们感觉感觉军歌的真正气势！”队列里有人吆喝起来。

“就是就是，安老师，来一个。”

……

形势急转，安好掉头想走。

“安老师想走！”

“你们有没有诚心，安老师是要你们亲自去请。”教官也被他们的气氛感染，跟着他们起哄。

几个男生见教官答应了，立马起身去拉安好过来。

热烈的掌声加上几个小班助推波助澜，安好避无可避，被拥到队列前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！

“安老师，给我们来首你进学校那会儿军训时唱的军歌。”有人打头阵，气氛愈发热烈起来，附近其他队列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了过来。

安好恨不得挖个坑把自己就地掩埋，这群小兔崽子当真同情不得，她可是好心来给他们打气的，怎么就被他们拖下水了呢？

“安老师害羞了，怎么办？”教官见她脸红得跟大苹果一样站在队列前，于是挤眉弄眼地喊道，“同志们，口号响起来！”

“一二三四五！”他大手一挥，地上的学生似听到号令一样，个个卖力嘶吼，“我们等得好辛苦！”

“一二三四五六七！”

“我们等得好着急！”

安好一听，这不是他们拉歌的口号吗？这种情况不是没遇见过，只是之前没这么冲着她，躲一躲就过去了。今天这样喊下去，只怕是躲不过去了。

“冲冲冲冲冲！”

“不要像个老公公。”

“快快快快快！”

“不要像个老太太。”

“冬瓜皮，西瓜皮。”

“安老师不唱歌耍赖皮！”

“叫你唱你就唱。”



“扭扭捏捏像啥样！”

……

看着教官和地上坐着的家伙们一唱一和，忙得好不热闹，安好一个头两个大，躲不过，那就只能豁出去了。她心一横，伸手摆了摆，示意他们安静。

“嘘——”教官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队列迅速安静下来。

“军歌真记不太清了，流行歌曲成不？”安好软着嗓子打起商量，只希望他们别再为难她。

“安老师唱什么我们听什么。”大家还算是买账。

“是的是的。”

……

很快，一群人跟着附和。

“安老师可以点歌不？”队伍是混编，以班划分，一个女生小心试探，“我要听梁静茹的歌。”

“我也喜欢，我要听《勇气》。”

“安老师，就唱《勇气》吧。”

……

这首歌她会，因为当初有人爱听，她特地学了唱给他听。每次唱的时候，他都会温柔地把她圈在怀里，然后告诉她：“爱你，是我做过的最勇敢的事。”

歌还在，情却早已不在。

《勇气》就《勇气》吧，只是现在唱，早就没了当初的心境。

“那就这首吧。”安好点点头，顺手接过班助递过来的水，昂头喝了一口，“先润润嗓子呀！”



队伍里响起一阵欢快的哄笑。

“嗯哼……”安好有模有样地清了清嗓子，看着眼前大大小小的脑袋，还是有些紧张，她干脆低头，不看就不慌，深吸口气，歌声渐起。

终于做了这个决定

别人怎么说我不理

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

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

我知道一切不容易

……

其实她的嗓音不错，温柔婉转，唱情歌刚刚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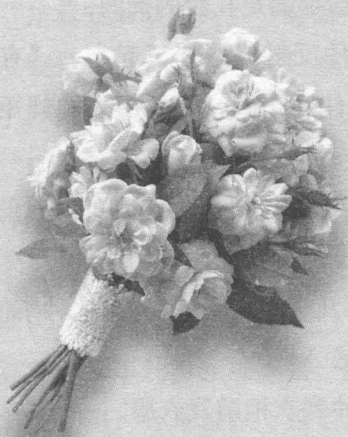
突然有人跟着拍子开始鼓掌，越来越多的掌声加入进来。

隔壁院系的队伍操间休息，很快也围了过来，人越集越多。

安好浑然不觉，那些歌词像烂熟于心底一般，一字一句轻缓流淌出来。

## 第二章 有些相遇猝不及防

她好像有点怕他，他不禁心口一松，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。今晚她穿着一条烟灰蓝长裙，下楼的时候，晚风渐起，吹得裙摆飞扬，柔软的长发披散开来，随风飘逸。







下训到忙完下班，夜已经深了。回了宿舍，安好洗过澡，一头栽在床上挺尸。手机在床头一阵乱响，她拢了拢半干的头发，不情不愿地接了起来。

“你好。”

“请问是安老师吧？我是女生公寓14栋的宿管阿姨，请问您现在方便到401来一趟吗？”电话那端是礼貌的询问。

“401出什么事了？”她条件反射似的蹦了起来，“有几个学生住在那里？”学校公寓一间住四个人，这是历来的规矩，除非住不满，学校还没有为谁单独安排过宿舍。

“四个女生，两个是您文新学院的，还有两个别的院系的。”宿管阿姨慢慢解释，“几个女生起了点争执，吵得不可开交，搞不好还会打起来。这才在宿舍住了几个晚上呀，就弄出这种事情来，现在的孩子呀！安老师，您看看这……”

这事很严重，安好夹着手机冲到衣柜前找衣服。

“阿姨您先别急，我马上过来！您先别通知其他老师，我过来了解下情况再说，您看成吗？”她委婉地请求道，这事不能闹大，



“枪打出头鸟”，这新生刚开学，若是压不下来，传到学校领导那里，说不定有人想着杀鸡给猴看，这几个女孩子的学业肯定会受到影响。

“那行，安老师，那我先等您过来。”阿姨答应了。

“谢谢您，我马上来。”安好套了条裙子就冲了出去。

女生公寓14栋401，安好一眼就看到了云淡风轻、歪在床头的莫安琪。几天军训下来，原来白皙的脸庞已经黑了一大圈。与她住同一边的女生低着头，看不清表情。对面两个女生，手拉着手坐在一起，团结一致的模样，看来她俩就是宿管阿姨口里的其他院系的学生。都几点了，还涂着黑乎乎的大眼圈，安好心里天平不自觉地开始倾斜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安好的目光在四个人身上扫来扫去。

“是莫安琪欺负人。”对面一个女生气呼呼地站起身。

“我欺负你，怎么了？”莫安琪一脸无畏的表情，“我这就欺负了，你能把我怎么着？！”说完，她还不屑地挑挑眉。

“你们谁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？”安好不打算让她们重新开战，冷着脸问道。

“她扔了我的衣服、包包，还有护肤品。”那女生指了指窗户，气愤地说。

这叫什么事儿？安好不禁一阵头痛。

“莫安琪，你来说。”她走到莫安琪床前，语气严厉。

“我什么也懒得说。”莫安琪摆了个舒服的姿势。

“柳青青，你别担心。我给我小叔打过电话了，说我被人打了，